

## 张炜《古船》（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作品的第21章：改革开放后，洼狸镇发生微妙的变化。赵多多承包的粉丝厂开始了肆无忌惮的造假，身负道德意识的隋抱朴为了挽救粉丝厂，开始了由思考到行动的转变。

洼狸镇自从开过了承包大会以后就没有安宁过。先是赵多多买来一个小汽车，在街巷上像只矮腿猪一样整天乱蹿，使人们又惊喜又慌乱；接着是“公务员”的出现——她是赵多多从河西聘来的，奇怪的穿著打扮也令人不安；最后是地质勘探队丢失了一个铅筒，而据说铅筒内有一枚小如米籽的叫作“镭”的放射性物质，在勘探工作中至关重要。为寻找它，地质队报告了公安部门，又请求当地政府配合，张贴布告，说明那个铅筒可是个要命的东西，哪个无知的人如果贪恋铅块，或身体发生恶性病变，或下几代受射线影响而生出畸形的人来。县委马书记及镇委书记鲁金殿都在全镇大会上讲了话，号召谁拣到那个铅筒，务必快快报告。地质队的李技术员就铅筒在会上作了进一步说明：

把它丢进水井、埋进土里、藏进草垛，都无济于事。它会长久地作用于洼狸镇，使镇上人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下一代出现畸形人，等等。

布告贴了，会也开了，那个铅筒仍无踪影。愁云笼罩了镇子，所有人都叫苦不叠，长长叹气。也许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知常了。他经过长期的踌躇之后，终于动手设计变速轮了。往日在脑海里旋转的金色轮子而今落在纸上，又化为光滑的木轮，最后变成黑青色的生铁轮子。整个过程都由李技术员和隋不召参与帮忙，铅筒的事情发生后，更复杂的调配安装工作只得暂停。隋不召和李技术员再也顾不得变速轮了，连日来一直在寻找铅筒；隋不召对拣了铅筒拒不交还的人大骂不止。也正好这时李其生病了，李知常放下一切，又到炕前服侍父亲去了。

隋抱朴仍旧为“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看老磨。他近来除了和镇上人有着相同的不安之外，还一直为进城的见素担忧。见素只在进城不久来过简短的一封信，信上称一切皆好，让全家多加保重，他忙一段就回来，等等。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信，也没见人。抱朴在弟弟离开镇子时曾反复叮嘱过他：遇事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他一点头。抱朴现在回想起来，怕是在搪塞。粉丝厂更了名字，可是老磨屋依旧，粉丝房依旧。不同的只是赵多多有了小轿车，来粉丝厂的客人增多了，宴会一个接一个。紧挨旧厂的空地开始扩建新厂，赵多多又到银行贷了几十万元的款子。小车司机是借来的，后来赵多多用高工资将他长期雇用了。赵多多闲下来让司机教他开车，说“大企业家”哪能不会开车。有一次车子在老庙旧址上盘旋，隋抱朴走过那儿就被喊住了。赵多多让他也坐上车子，说经理要亲自给大少爷驾驾车子，驾不好，翻了车，跟大少爷死在一起也值得。车子在广场上乱扭

赵多多对物欲的追求和色欲的喜好，带有了现代性的特点。

隋抱朴的沉默。

胆小，怕事。

乱蹦，司机在车外大声指挥，面无人色。赵多多咬着牙，手老在方向盘和一些手柄上抓挠着。车子向着一堵残墙冲去，赵多多“啊啊”地喊起来，隋抱朴一阵眩晕。突然赵多多两腿一蹬，车子向上一蹦，发出了“呜”的一声，停住了。残墙离车子只有一二米远了。赵多多哼哼地笑着，说：“不老实，我就干掉它！”他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见抱朴平静地望着残墙，就说：“你的招数到底好些，嗯。”

每到了半夜里，粉丝房里就出现了那些杂质淀粉坨子。抱朴知道上次调查组走了个过场，这一回赵多多掺假就肆无忌惮了。抱朴的心一阵阵发痛，他真怕白龙粉丝在国际上的声誉一跌再跌，最后结局凄惨。一连多少个晚上过去了，抱朴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就直接去找了镇委书记鲁金殿。

鲁金殿握住了抱朴的手，说我是第一次在镇委见到你。抱朴说：“也许因为我是老隋家的人吧，我特别害怕洼狸镇的粉丝在这一辈人手里完蛋。我来找你，不是我变得太胆大了，是我变得太害怕了。”

鲁金殿听着，脸色发青。他久久地望着远处，说：“我们镇委多次阻止过赵多多，没有用。上面有人支持他。前一段县委马书记来了，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他说在这个事情上坚决不能妥协！不管是市里还是省里有人支持，都不能妥协！这关系到我们的国际信誉！他让我们镇委尽快搞个材料。”

鲁金殿说到这儿用拳头捣着桌子骂道：“有些人他妈的算瞎了眼！县长怎么样？省里的副局长又怎么样？我都不怕！我干一天共产党，就得跟那些王八蛋斗一天！我就不信没人豁上去……”

隋抱朴把余下的时间大都花在算账上。他拨弄着朱红算盘，不知疲倦。他越来越感到弟弟说的对：这笔账算得太晚了。他最怕的是听到远处飘来的跛四的笛音。那时候他就会离开桌子，站到院子里久久地张望。这笛音如今是毫无遮掩的一种欢乐，听久了，又会从中听出一丝淫荡之气。抱朴恨不能跑过去折断他的魔笛。从这笛音里，他可以看到小葵日渐消瘦，眼窝发黑；小累累赤脚奔跑，衣不蔽体。在这样的夜晚里他不能做任何事情，也不能安睡。到了白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一眼小葵和小累累。他在所有可以见到他们的地方转悠，结果却令人失望。不知多少天以后，他终于见到了手扯累累的小葵：一切都跟抱朴猜测的一样，她更黄更瘦了，头发又乱又长；小累累似乎更矮小了，两眼灰暗。小葵是领孩子买糖果的，在店门口遇到抱朴，瞥一眼就要离开。抱朴说：“让我看一看累累！”小葵说：“他爸在家等着。”“你和孩子都瘦了！”抱朴又说一句。小葵冷冷地笑了笑，扯一扯小累累走了。

隋不召见到抱朴就谈寻找铅筒的事，他说日子越拖越久，恐怕是无望了。要知道它的底细也许只有耐着性子等上十年二十年了，那时候谁家会生出畸形人；不过已经没有老隋家这个最年长的人了。隋不召嘱咐侄子，让他千万记住，今后无论谁家生了孩子，都要去看一眼。

赵多多步步相逼，抱朴寸寸忍耐。

商业社会金钱欲望的冲击。

抱朴的行动一。

抱朴的行动二。

道德的约束让他忍耐，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

对于铅筒的恐惧。

谈过了铅筒，就谈老朋友李其生的病。他叹息说：“李其生大概这一回不行了。郭运去看了，也恐怕不顶事。他是狂病复发。以前犯病都是跳到炕上，手扯炕席，这一回只能满炕滚动。我知道他一辈子的力气耗到今天也差不多了，像熬到根上的蜡烛。狂病狂不起来，也算病到头了。完了，洼狸镇剩下这么一个英雄也要完了……”隋不召谈过李其生，再也打不起精神。抱朴跟他谈见素的事，他才慢慢精神起来。他说：“来信了？没有？嗯。这个好。我早年跑出去驶船，从来也不往回写信。自己在外闯荡去，做些大事情，做成了再回来见父老乡亲。那时多气派。他去的那个城市我也去过，卖零食的多，还有在十字街口开场子耍枪的。俊气姑娘也多。有一个二十多岁，脚大手大，好。我如今还能想起她的模样来。名字记不清了，大概叫‘触儿’……”抱朴打断了叔父的话。隋不召抹抹胡子，小灰眼珠一闪一闪地对抱朴说：“你见到赵多多那个‘公物（务）员’了吧？嘿嘿，多多有眼力啊，捣鼓来这么个俊气玩艺。小手小脚葱白一样，走起路来颠颠的。腿真长啊，光是这双腿吧。嘿嘿，我是老了，我不顶事了。早上十年二十年，跑了她！”抱朴听到这儿就站起来，约他一起去看看李其生。

#### 编者推荐：

张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小说如《声音》《一潭清水》《达达媳妇》等都是描写乡村生活中年轻男女之间的纯真、浪漫的爱情，同时也融入了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在发表了《浪漫的秋夜》《秋天的愤怒》《秋叶》等作品之后，张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品格，在 80 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形势下开始思考自我的生活，逐步地立足于自己的乡土挖掘生命的意义，思考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古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是作家创作上的整体的一次提升，是作家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境况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古船》的创作成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如《九月寓言》《家族》《刺猬歌》等的稳定的奠基石，奠定了作家浓厚的传奇性和民间文化色彩的审美特征。《古船》是作家在坚守道德的立场上，饱以忧患的眼光烛照当代道德危机，不断思考着人类的自我拯救之路。其显著特点就是浪漫诗性的叙述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结合，将道德启蒙与科技理性的启蒙的比较，表达作家自我的思考。

《古船》的叙述者是以一个高屋建瓴的俯瞰者的姿态述说洼狸镇发生的事件的，同时作家为了使得小说有主观的倾向性而有时让隋抱朴充当叙述者。这样作家的思想和主人公的思想合二为一，主人公的思考同时便代表了作家对此事件或人物的深入的看法。《九月寓言》与此相比，作家虽然也是宏观的俯视，但更多的是作家全能视角与不同角色叙述之间的频频转换，后者比前者更多地带有人物的心理的独白，或喜或怒。再加上小说文本本身的主题的不同，《古船》是一部苦难的书，一部祈祷上苍赐福的书，而《九月寓言》是一部叙述苦难状态下，展现人类生命的张扬的力作。前者苦难是目的，而后者苦难是手段，人们的对于生命的执著才是目的。从这我们可以得出：前者的小说叙事基调是悲悯，而后者是慨叹。

由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隋抱朴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苦难的沉淀之后由沉默到爆发的转变。主人开始了由以前大片心理的描写转变到了行动的描写。同时向我们展示了新的科技的引入，带给人们的不是理性的启蒙而是盲目的好奇或者说是恐惧，隋不召对带具有象征意蕴的铅筒的恐惧程度，多少代表了当地人对于科技的彷徨和内心对于道德的守护。



---

### 作者自白：

……回头再看它引发的所有责难、非难，莫名其妙的攻讦，也都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这些，倒是一件憾事。对应真正的礼赞和纪念的，必有其他。

在越来越变得职业化的“文学界”内，也许我的结论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永恒的时间和川流不息的读者会理解。这正不断地给予证明。时下一个写作者遇到了更为沉重的压迫：世俗的竞争、文化消费品的包围。他们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组合的诀窍、操作的特技，以及种种被认可的快意……因为舍此便难以“生存”。所以在此刻再谈论所谓的“生命的投入”、“青春的激情”，不仅远离时尚，而且有点“奢侈”。

好像以生命相抵的文学只属于没有生存之忧的人；只属于既得的成功者。而仍旧在拼争和进取者，已经不必择路了，因为出路只有一条：跟随潮流，走入职业。作品不需要作者的感动，“感动”只不过是一种设计，是套路之中的一环而已……

可叹的、具有残酷意味的是，文学的历史与心灵的历史是吻合的。它会毫不留情地否决一切乖巧和苟且。它会给写作者一个完全相反的、无情的回答。

因此，我才那么感谢围绕《古船》，时间和读者所给予我的全部恩惠。它使我更加坚定一种选择、一种信念。它使我珍惜那些往往被一个作者所忽略了的东西。我会倍加珍惜的。

——《古船〈后记〉》，作家出版社 1996/2

### 经典评论：

《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像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绝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溶汇而成的心理现实主义。这部作品同样也不缺乏盘虬的矛盾，众多的人物，纷繁的头绪，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感；这原本是可以称为“史诗”品格的。但是，它与那种“全方位”、“全景观”的史诗显然不同，我又宁愿把它称为“心灵史诗”。

——雷达：《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的碑石》，《当代》1997/6